



□ 杨剑龙

城市边缘人的内心独白

——陶江散文集《幽夜听雨》序

自称为“鄱湖之子”的陶江,出生在鄱阳湖畔的农家,他离开乡村住进新建县城多年,生活在被他称作“城乡结合部”的地方。他说:“我是个城市边缘人物,赶不了城市的新潮,也无法去赶城市的热闹,动中取静,每天只在书斋中度过。”(《行走在城市的边缘》)。这大概决定了陶江作为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与心态,也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选材与情愫。陶江并非有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野心,也没有怜香惜玉柔肠百结的情怀,他只是以一个城市边缘人的眼光与心态,回眸过往的岁月,打量着眼前的世界,拨动自我的琴弦,抒写城市边缘人的内心独白。

倘若用乐器作喻,紫箫太沉郁,琵琶太轻浮,或用短笛,或用二胡,比较切合陶江的散文,有几分乡野的土气与野性,带几许水乡的清新与灵动,几分怜爱,几分惆怅,几许回忆,几许感悟,舒缓而又委婉地倾吐他内心的独白。

在散文集中,陶江将诸多回忆与情愫献给了故乡:或描绘故乡“那漫无边际的鄱湖精灵”(《水魂》),或回眸“渡口是我记忆中童年时的酣梦”(《渡口》);或“提起我孩提岁月故乡的桥”(《故乡的桥》),或回忆故乡“成了陈年往事”的打草(《打草》)。故乡永远是陶江的梦,乡恋永远是陶江的情。他抒写故乡这片“鲜活而充满灵性的土地”(《挥之不去的乡恋》),他绘描乡下的冬天“闲适而温暖的”炭火(《炭香》);他勾画“乡风淳朴的一种象征”的门闩(《乡下的门闩》),他描摹故乡老樟树下坪上的老井(《永远的老井》)。故乡的一草一木总萦绕着他的乡恋、他的旧梦。

在散文集中,即使写雨、写月、写春、写秋,都蕴涵着陶江城市边缘人的情愫,寻觅宁静的向往、寄情自然的渴望。他会去湖边岸外草滩纵深处兀立(《兀立于旷野的寂寥》),他将扑进房间的黄鹂放生(《黄鹂鸟的

放纵》);他向大山走去,聆听自我充满生命张力的回声(《回声》),他钻进密密匝匝丛林的绿海中,“放纵自己的情感”(《季节的丛林》);他在朝霞的绽放中,寻觅着“灵魂出窍的幽然古意”(《靠近晚霞》),他在江南雨季来临之际,“每每拷问自己的灵魂”(《静谧灵魂的独白》);他在属于自己的静夜中,向夜畅诉衷肠(《静夜思》),他在跋涉山水驰骋遐思中,“寻找生存的‘自然’”(《寻找自然》)。在寄情山水中寻觅清静,在季节更替中梳理内心。

在散文集中,陶江就是写城市,那种城市边缘人的情愫总隐含在字里行间。他虽然写城市今天的日新月异,但是常常有着一种过客的心态:他书写多次来到南昌的感受,“总是那般老态龙钟而步履蹒跚”(《重读南昌》),他描绘那古色古香的滕王阁,却“只是觉得这滕王阁太老气了”(《滕王阁臆想》);他细诉城里令人厌烦的各种噪声,“真让人哭笑不得”(《噪音另解》),他描绘“红谷滩的夜晚柔和而美丽”,却忘不了“昔日的渔火点燃的希冀”(《红谷滩之夜》);他拟写进城的鸟儿被关进笼子中,“扮几分妖媚,做几分娇嗔态”(《鸟依人性》),他叙述进城的父亲,珍藏着亮闪闪的定全禾镰(《禾镰的记忆》)。陶江写城市与其写乡村不同,写乡村总从心底里涌上真情,写城市却常常有几分犹疑,这大概即为其城市边缘人身份使然。

陶江的散文没有大江东去的激越豪放,没有小桥流水的曲折婉转,他的散文是野地绽开的一朵野菊,是星辉下鄱湖的一朵浪花,是幽夜里淅沥的几滴雨声,是丛林里婉转的几声鸟鸣,无论这世界如何纷繁多变,无论这社会多么嘈杂喧闹,它只是悄悄地开、静静地流、轻轻地滴、怯怯地鸣,发出属于他城市边缘人独特的静谧灵魂的独白。

陶江的散文常常如一帧扇面,常常(下转第33页)

歌舞厅里,配乐用了《夜上海》;由潘军导演的《五号特工组》,是一部具有真实史料为背景的抗日题材电视剧,剧情发生时间是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,地点是战云密布的上海。在该剧第4集里,当日本女特务廖雅权得知英国使馆汽车被炸时,以为蒋介石已被炸死,顿时便洋洋得意边骑着自行车边哼唱起了“夜上海,夜上海,你是一个不夜城……”;由陶慧、赵彦民等主演的电视剧《间谍家族》,故事也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,该剧第1、3、6、13集都用了《夜上海》做背景音乐;还有,由张晓光总导演的电视剧《X特工》,以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更加残酷的白热化形势为历史背景,在该剧第8集和11集里也使用了《夜上海》配乐……不赘举了。导演们须知,这几部电视剧的故事发生的时代,世界上还没有《夜上海》这首歌。由范烟桥作词、陈歌辛作曲的《夜上海》产生于1946年,从历史背景来说,那时日本早已投降,蒋介石已发动内战。陈歌辛先生的长子陈钢教授在一篇题为《忆我的父亲陈歌辛》的记述文中写道:“1946年,周总理来沪和谈时,夏衍委托欧阳尊山的夫人李丽莲来看望父亲,她带来了党的温暖,鼓励爸爸到进步文人云集的香港去找夏衍,去找党。爸爸只身飞港,在香港过了四年春意盎然的生活。他为了伶编剧

的《无名氏》、夏衍编剧的《遥远的爱》等进步电影作曲,为周璇写了《夜上海》《莫负青春》《小小洞房》等歌曲。”(见1991年2月27日上海《文汇报》)。《夜上海》这首歌后来成为香港华星影业公司于1947年1月摄制的电影《长相思》的插曲之一,它真正流行的时期是1947至1949年。所以,没有理由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中使用《夜上海》这首歌。

电视剧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门包含自然科学因素在内的综合艺术。但本质上还是精神的,还属于社会科学范畴。在艺术门类中,它虽不属于戏剧的一个分支,但它与戏剧也有许多共同点,也都要和社会科学形态的文学、历史、戏剧表演、音乐、美术等学科相结合。作为一个导演,当然不可能“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”,但艺术毕竟也是一门社会科学,那就应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。不能采取“猜想”的态度,更不能以“明知不妥”,但“大多数观众是不了解的”心态来处理问题,因为艺术对社会负有认识、教育和审美三大功能,所以,作为一个电视剧导演,肩负的社会责任重大,要尽力防止对广大观众的社会认识产生误导现象。

责任编辑 江 子

(上接第42页)像一幅速写,常常似一只贝壳,短小精致,有感而发,有情而抒,没有黄钟大吕的庄严豪迈,却有二胡的悠扬、短笛的清新。他的散文或由描景入题,借景抒情;他的散文或由绘物入境,托物言志;他的散文或以叙事入篇,因事达意。《幽夜听雨》以夜阑人静时的雨景,表达对纯真剔透东西的追求。《秋气感赋》以秋叶红时秋气的浪漫,将思索寄托于这不尽的秋气。《青苔》以小径中石阶前的青苔,咏赞任人践踏的顽强挣扎。《野菊花》以素雅平凡的野菊花,抒写“陶然于乡野的安逸和宁静”。《家宴》以腊月里乡村间的家宴,抒写敦厚朴实的家风、乐融融的亲情。《文人之清贫》以文人清贫生活的境况,抒发文人所崇尚的清高与自律。陶江并非才气横溢之辈,但是他却将内心的情愫通过描景、绘物、叙事中,将其真情率真地写出;陶江并非天马行空之材,但是他却将内心的独白通过借景、托物、因事中,将其感悟诗意地道出。从陶江散文意境的营构、语言的简约、构思的谨严等,都见出其有着

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。

读陶江的散文不会热血沸腾五内俱焚,但是会被拨动内心独钓寒江雪那样的情愫;读陶江的散文不会忧愤深广顿足捶胸,但是会被激起内心叶落江心的涟漪。读陶江的散文,如幽夜听雨,似杜鹃声声,像行吟山水,读到的是城市边缘人的内心独白。

人云:知人论世,文如其人。我与陶江仅一面之交,是在首届中国小说节安排的作家与读者对话中,我被作为知青作家与读者面谈。他将他的小说《轿谱》赠我,后来他便嘱我为其散文集作序。我不能知人论世,就只能就文说文了。不必苛求陶江的散文格局太小、构思不巧,他所追求的朴素淡雅创作基调、不哗众取宠的创作境界,就已经难能可贵了。

是为序。

责任编辑 陈蔚文